

THE OLD MAN

名家·名译·全本



老人与海

【美国】海明威/著 王仁才/译

THE  A

名家·名译·全本

畅
享
经
典

老人与海

【美国】海明威/著 王佐才/译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著; 王仁才译. -- 南京: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651-3010-6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7037 号

书 名 老人与海
作 者 [美国] 海明威
译 者 王仁才
责任编辑 武 琼 李艳玲
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(邮编: 210097)
电 话 (025) 83598919 (总编办) (0371) 68698016 (邮购部)
网 址 <http://www.njnup.com>
电子信箱 nspzbb@163.com
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0 毫米 × 950 毫米 1/16
印 张 9.5
字 数 136 千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51-3010-6
定 价 12.00 元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目录



CONTENTS

老人与海 001

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065

印第安人营地 067

杀人者 072

拳击家 082

大双心河 091

在异国 108

白象似的群山 113

乞力马扎罗的雪 118

后记 142

老人与海



老人与海

老人与海

他是一位老人，独自划着一条小船在墨西哥海湾捕鱼。八十四天过去了，他至今还没有捕到一条鱼。头四十天有个男孩一直跟他做伴，可由于四十天来一无所获，小男孩的爹妈便跟孩子说，那老头儿这会儿运气不佳，倒了血霉，就是说倒霉透顶了。奉父母之命，孩子到别人的船上去了，结果不出一周就捕到了三条大鱼。男孩看到老人每天回来时，船舱里空空如也，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，于是，他常会跑到海边帮助老人扛卷着的钓绳、渔钩、渔叉以及卷在桅杆上的帆。老人的船帆是用补丁加补丁的面粉编织袋做的，收拢起来，看上去就像一面屡次战败的旗帜。

老人很憔悴，骨瘦如柴，后脖颈上有几道深深的皱褶。他满脸褐斑，那是热带海面上强烈的阳光反射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病变。褐斑从他的面颊一直蔓延到了脖子，双手由于常年用绳索拉大鱼而勒痕累累。不过这些伤疤都是些旧伤疤，没有一道是新的，就像无鱼可捕的荒漠中那些被侵蚀的地方一样古老。

除了那双眼睛，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古老。两颗眼珠蓝得如同海水一般，充满着喜悦，从不服输。

老人与小男孩将船拖拽上沙滩，他们边往岸上爬，男孩边跟老头儿说：“圣地亚哥，我又可以跟你一起出海了。我们家赚到了一点儿钱。”

老人曾教过小男孩如何捕鱼，这孩子也很敬爱这位老人。

“不行，”老人说，“你现在上的那条船运气不错，继续好好待在那儿吧。”

“不过，还记得吗，你曾经一连八十七天没有捕到一条鱼，后来却连续三个礼拜每天都捕到大鱼呀。”

“还记得，”老人回答说，“我知道你并不是因为对我失去信心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我老爸要我去的。我是个孩子，不能不听大人的话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那是自然。”

“他太没有信心了。”小男孩说。

“是呀，”老人说，“不过我们却信心百倍，你说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小男孩说，“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喝杯啤酒，然后我们拿着东西一起回家去吧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”老人说，“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老人与男孩坐在饭店的露台上喝酒，在场的许多渔民拿老人开涮，但他并不在意。其他一些年长的渔民只是望着他，为他感到难过。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这份同情写在脸上，而是很礼貌地闲聊那天的海流情况、钓鱼线该达到的水深、一直以来良好的天气，还谈起了他们的所见所闻。

当天捕鱼多的几位渔夫也都回来了，他们将捕到的马林鱼剖开，然后整片整片地分开平放在两块厚木板上，两个人摇摇晃晃地将木板抬进收鱼站，在那里等候冷冻车将其运往哈瓦那市场。捕到鲨鱼的渔夫已经将他们的鱼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了，在那里他们用滑轮将鲨鱼吊起来，除肝脏、割鱼鳍、剥鱼皮，将鱼肉切成一条一条的，以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一阵阵鱼腥味从海湾那边的鲨鱼加工厂扑鼻而来，不过今天味道倒不是很大，因为风向已转到了北方，且渐渐平息，饭店的露台上阳光明媚，令人惬意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男孩叫道。

“你说。”他手中握着酒杯，回忆起许许多多的往事。

“要不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明天用？”

“不用。你打你的棒球去吧。我自己还能划船，罗杰利奥会替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想跟你一起去。即使我不能跟你一起捕鱼，我至少可以在一旁帮帮忙。”

“你请我喝了一杯啤酒呀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长大了。”

“你头一回带我上船，那会儿我多大呀？”

“五岁。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到船上时，那家伙差点儿把船给毁了，你也差点儿送了命。还记得吧？”

“我还记得，那鱼的尾巴噼里啪啦不停地拍打着，船上的座板被打断了，

你用棍棒猛击它。我记得你还把我丢到船头，里面堆有一堆潮湿的绳索，我感觉整条船在摇摇晃晃，你敲打鱼的声音像是砍树似的，而你浑身都是甜甜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真的记得有那么回事儿，还是我刚刚跟你说起来过？”

“我对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海的情景记忆犹新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被太阳晒得黝黑但信心十足、充满爱怜的眼睛望着他。

“要是我自己的孩子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一下，”老人说，“可你是你爸爸、你妈妈的小子，而且你现在又在一条运气不错的船上。”

“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吗？我知道可以从哪儿弄到四条鱼饵来。”

“我今天的还够用，已经在盒子里腌着呢。”

“我去给你弄四条新鲜的吧。”

“再弄一条吧。”老人说。他始终信心百倍，满怀希望。此刻，一股崭新的希望和信心又如微风初起。

“两条吧。”男孩说。

“那好吧，”老人赞同道，“你该不是去偷吧？”

“我想去偷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这两条是我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老人说。他太单纯了，从没有想过何时他已变得如此谦卑了。不过，他知道自己已经学会谦卑了。他认为谦卑并不见得丢脸，更何况这无损于那份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天天气一定很不错。”老人说。

“你打算去哪儿？”男孩问道。

“能去多远就去多远，风向转了后就回来。我打算在天破晓前出发。”

“我也想让我的船主开得更远一些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，假如你钓到什么大家伙的话，我们还可以驶过来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“他可不喜欢到太远的地方去作业。”

“是呀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，他看不见的某些东西，我可以看见。譬如，我看见一只鸟在空中盘旋，我就会要他赶过去捕海豚。”

“他的视力那么差？”

“简直就是个瞎子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从没捕过海龟，那才伤眼睛呢。”

“你去蚊子海岸^①捕过多年海龟，可你的视力还是挺好的嘛。”

“我是个非同寻常的老头儿。”

“不过你现在还有体力来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还行，更何况这其中有很多诀窍。”

“我们先把这些家什拿回家吧，”男孩说，“我再顺便拿张网，去捕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把渔具拿下来，老人扛着桅杆，男孩背着木箱子，里面装有一卷卷结实的棕色钓索，还有渔钩和带柄的渔叉。

盛鱼饵的匣子就放在船艏下面，旁边还放有一根木棒，捕到大鱼后，拖上船时，需用木棒才能制服它。照理不会有人来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露水会浸湿这些东西，还是把帆和沉重的渔线都拿回家去较为妥当。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偷他的东西，但他认为也没有必要把渔钩和渔叉留在船上引诱别人。

他们沿着大路一同来到老人居住的窝棚，从敞开的门走进屋内。老人将卷着帆的桅杆靠墙立着，男孩把箱子和其他工具放在旁边。桅杆差不多跟棚屋一样高。窝棚是用王棕^②坚硬的嫩芽外壳搭成的，屋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另外，就在污泥地上，有一小块可以用煤炭煮饭的地方。窝棚的墙壁是用有着坚韧纤维的棕榈叶压平后紧密相叠而成的，棕色的墙上挂了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像^③和一张科伯圣女^④图。这都是他妻子留下的。墙上曾经一度还挂着他老婆的彩照，他已经把它摘下来了，因为每次看见，总感到格外凄凉，于是他就把它取下来放在屋角的隔板上，上面还用一件干净的衬衫盖着。

① 蚊子海岸：又叫莫斯基托海岸，位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沿岸的加勒比海域，是印第安人中的莫斯基托族居住的地方。

② 王棕：又叫大王椰子树、文笔树，属棕榈科，原产于古巴、牙买加、巴拿马，古巴的国树，在当地受到法律保护，现广泛种植于热带、亚热带地区。

③ 耶稣圣心像：画像中耶稣的心露于外，绕以茨冠，并有伤痕，上有火焰，表示耶稣对世人之大爱，借以呼吁世人赔补己罪，并彼此相爱。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传播甚广。

④ 科伯圣女：古巴东南部一小镇，镇南小山上有科伯圣母祠，科伯圣母是当地基督徒所供奉的一个圣女，一个慈善的女神，好比圣母玛利亚，但没玛利亚那么尊贵。

“你都吃些什么？”孩子问道。

“有锅鱼煮黄米饭。吃点吧？”

“不了。我回家吃。要不要我帮你生火？”

“不用。等会儿我自己生。或许我就吃冷饭也行。”

“我把渔网拿去行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根本就没有渔网，那男孩清楚地记得，他们早把它给卖掉了。可他们每次都还是照旧扯一套类似的谎话。那男孩也明明知道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一锅鱼煮黄米饭。

“85是个吉利的数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不想看到我拖回一条开膛后净重一千磅的鱼回来？”

“我去拿渔网，弄沙丁鱼去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吧。”

“好，这里还有一张昨天的报纸，我想看看昨天棒球赛的结果如何。”

男孩并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昨天的报纸。不过，老人果真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份报纸。

“是佩里科在酒馆里面给我的。”老头儿补充说。

“搞到沙丁鱼后就过来。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鱼都冰起来，明天上午我们分着用。等我回来，你跟我讲讲棒球赛的结果吧。”

“洋基队^①是不会输的。”

“不过我害怕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哟。”

“相信洋基队吧，孩子。别忘了，他们队有个了不起的迪马奇奥。”

“我还担心底特律的老虎队和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得了吧，你连辛辛那提红人队^②、芝加哥白袜队都会害怕。”

“你仔细看看吧，回头来给我讲讲。”

“你看我们要不要买一张尾数为85的彩票？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① 洋基队：纽约洋基队（又译纽约扬基），是美国职棒大联盟中隶属于美国联盟的棒球队之一。主场位于纽约的布朗斯区。在美国联盟的分区中，属于美联东区，球队已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。

② 辛辛那提是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，有时也被称为“辛提”或“那提”。辛辛那提红人队成立于1869年，以穿红长袜而著称。

“可以呀，”男孩说，“但是你上次的最长纪录是八十七天，那又怎么解释？”

“那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了，你看能不能买到一张尾数为85的彩票吧？”

“我可以订购一张。”

“就一张。两块五毛钱。我们能跟谁借到这笔钱呢？”

“这个容易，两块五毛钱我随时都可以借到。”

“没准儿我也能借到。不过我不愿借。第一步借，第二步就会讨。”

“别受凉了，大爷，”孩子说，“别忘了，现在已是九月份了。”

“这可是大鱼上钩的月份，”老人说，“九月份任何人都是捕鱼的高手。”

“我现在就去拿沙丁鱼。”男孩说。

当男孩回来的时候，老人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太阳已下山。男孩从床上拿出那条旧军毯来，铺在椅子靠背上，盖着老人的肩膀。老人的肩膀比较奇特，虽说他人已年迈，但两只膀子依然健壮有力，脖子也挺壮实的。即使老人已睡着了，脑袋朝前耷拉着，颈上的皱纹仍不太明显。他身上穿的衬衫就如同他的船帆一样，补丁加补丁，补了好多次。随着太阳长年的照射，这些补丁早已褪成种种深浅不同的颜色。不过，老人的头部却显得相当衰老，只要他把眼睛闭上，脸上便看不出任何生命的迹象。报纸摊在他的膝盖上，两只手臂重重地压在上面，以免报纸被黄昏的微风吹走。老人光着双脚。

男孩没有惊动老人，悄悄离开了。当他再回来时，老人还没有醒。

“醒醒吧，老大爷。”男孩说，一只手搁在老人的膝盖上。老人睁开眼睛，好一会儿，他的神志仿佛才从遥远的地方召唤回来似的，然后笑了笑。“你拿来什么了？”老人问。“晚餐，”男孩回答说，“我们该吃晚饭了。”

“我还不太饿。”

“来吧，吃点吧。你不能只捕鱼不吃饭呀。”

“我吃过了。”老人边说边站起身来，把报纸叠起收好，然后又把毯子折起来。

“把毯子披上，”男孩说，“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让你饿着肚子去打鱼的。”

“这么说祝你长寿，多多保重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今天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、米饭、煎香蕉，还有一些炖鱼。”

男孩是用双层铁饭匣子将这些东西从露台饭店拿回来的。他口袋里还有两套用餐巾纸包好的刀叉和匙子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，餐馆老板。”

“我得去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了，”男孩说，“你不用再去谢他了。”

“我要送一块大鱼肚皮上的肉给他，”老人说，“他好像不止一次这样款待咱们了吧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那除了鱼肚子肉，我还得送他一点儿别的东西。他真是太体谅我们了。”

“他还送了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最喜欢喝罐装啤酒了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不过这是瓶装的，哈士依啤酒，喝完后我得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你想得真周到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是不是该吃啦？”

“我早就要你吃呀，”孩子很温和地对老人说，“你没有准备好，我是不会打开饭盒的。”

“现在准备就餐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不过我还得先洗洗手。”

你上哪儿去洗手呢？男孩想。这村子里，要沿大道而下越过两条马路才有水。我该把水提到这儿来，男孩想，还应该找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。我怎么这么粗心？我还应该给他弄件衬衫和夹克来过冬，还得弄双像样的鞋，再加一条毯子。

“炖鱼的味道真棒。”老人说。

“讲讲棒球赛的情况吧。”男孩请求老人说。

“我说过，在美国棒球联赛中，唯有洋基队能称雄。”老人兴高采烈地说。

“今儿个他们输了。”男孩告诉老人说。

“那算不了什么。伟大的迪马奇奥今天又恢复了往日的雄风。”

“可他们队还有别的队员啊。”

“那倒是，可有他在情况就大不一样。在另一场棒球赛中，布鲁克林队对费城队的比赛，我觉得布鲁克林队准赢，不过，我会想到的是迪克·西斯勒，

还有他在老公园球场里击出的那些好球。”

“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击球，他击出的球是我见过的最远的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以前他常来露台饭店吗？我很想邀他陪我一起出去捕鱼，可我胆子太小了，不敢开口。后来我叫你去跟他说，可你也跟我一样，胆子太小。”

“我记得，那真是个天大的错误。没准儿他会很乐意跟咱们一起下海呢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会一辈子记得此事。”

“我很想带伟大的迪马奇奥去捕鱼，”老人说，“有人说他父亲就是个打鱼的。说不准他那时候也跟我们一样穷困潦倒，他应该会理解我们的。”

“那了不起的迪克·西斯勒的父亲^①就一辈子没过过穷日子，他父亲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在职棒大联盟打棒球了。”

“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就在一艘方帆船上当水手了。晚上我常见到狮子在海滩上游弋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跟我说起过。”

“我们该聊聊非洲的见闻还是棒球赛呢？”

“我看还是说说棒球吧，”男孩说，“就讲讲巨人约翰·J. 麦格鲁^②，怎么样？”他把中间名“J.”念成“荷达”^③。

“从前他有时也会到露台饭店来。不过，这人喝了酒就会变得很粗野，脾气暴躁，说话刺耳。他满脑子想着的就是棒球和马赛。至少他口袋里总是装着好几份赛马的名单，打电话开口闭口都是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可是位了不起的经理，”男孩说，“我爸觉得他很伟大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经常到这儿来，”老人说，“假如杜洛奇^④每年都到这儿来的话，你爸一定认为杜洛奇才是最了不起的经理。”

“说真的，究竟谁才是最伟大的经理呢，是卢克^⑤还是冈扎雷兹^⑥啊？”

① 迪克·西斯勒的父亲：指乔治·哈罗德·西斯勒（1893—1973），他于1915年开始参加大联赛，1922年第一次荣获该年度“美国联赛中最宝贵的球员”的称号。

② 约翰·J. 麦格鲁：于1890年开始当职业棒球运动员。

③ J. 为约瑟夫的缩写，西班牙文发“荷达”音。

④ 杜洛奇：即列奥·杜洛奇，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棒球明星，曾任纽约巨人队经理。

⑤ 卢克：即阿道尔福·卢克，先后在波士顿队、布鲁克林队、巨人队打球，后任经理。

⑥ 冈扎雷兹：曾任圣路易红雀棒球队经理。

“我倒觉得他们俩不相上下。”

“而最棒的渔夫，非你莫属了。”

“不，我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。”

“哪里，”男孩用西班牙语说，“了不起的渔夫是很多，而且有些渔夫也相当优秀，但只有你是最棒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你这么说，我很高兴。我希望到时不要出现一条太大的鱼，让我对付不了，那样会证明我们根本是在胡说八道。”

“假如你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，依然身强力壮，就不会有你战胜不了的大鱼。”

“也许我没有像我自己想象的那样强壮吧。”老人说，“不过，我倒晓得许多窍门，而且我有决心和毅力。”

“你该睡觉去了，这样明天早上精神才会饱满。我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去。”

“好的，晚安。我会清早叫醒你的。”

“你就是我的闹钟。”男孩说。

“年纪是我的闹钟，”老人说，“上了年纪的人为什么总醒得早些呢？难道是想白天更长一些？”

“我不知道啊，”男孩说，“我只知道年轻人早上老爱睡懒觉，起不来，而且睡得很沉。”

“我记在心上就是，”老人说，“到时候我会过来叫醒你的。”

“我不想让那个船老板叫醒我，好像我比他差劲似的。”

“这我懂。”

“好好睡吧，老大爷。”

男孩离开了。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没有灯，老人就脱掉了长裤，摸黑上床了。他把裤子折叠起来当枕头，并把那张报纸塞在里面。他躺在床上，将身子用毯子裹起来，床的弹簧是用旧报纸覆盖着的。

很快他就进入了梦乡，他梦见了童年游玩过的非洲，那漫长的金色海滩和银白色海滩，那白色白得耀眼，还有那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山脉。如今每天夜里他总免不了会梦见那道海岸，在睡梦中他常听见海涛拍岸

的隆隆声，看见那土著人的船只乘风破浪地驶过来。睡梦中，他闻到船上的焦油味及填塞船缝的麻絮味，还嗅到了晨间的微风吹过非洲大地的气息。

通常他一闻到陆地上刮过来的微风，就会醒来，穿上衣服，去叫醒那小男孩。然而今晚陆地上的微风气息来得早一些，在梦里他知道时间尚早，便继续把梦做下去。他梦见那海岛上的白色顶峰从海面上升起，接着他又梦见了加那利群岛^①上的各个港湾与停泊处。

他早已不再梦见暴风雨了，不再梦见女人，也不再梦见发生过的一些大事，不再梦见大鱼，不再梦见与人打架，不再梦见与人角力，也不再梦见亡妻了。如今他只梦见各个不同的地方以及海滩上的狮子。那些狮子在暮色中像小猫似的嬉耍，他喜爱它们就像喜爱那男孩一样。不过他从来没有梦见过那男孩。他就这么醒来了，门敞开着，他望了望外面的月亮，然后把卷起来的裤子打开穿上。他到窝棚外边撒了泡尿，接着顺大路走去叫醒小男孩。清晨，寒气逼人，他冷得直哆嗦。不过，他知道哆嗦一阵子后，身子随之会暖和许多，而且不久就要扳桨划船了。

男孩的房门没上锁，老人推开门，光着脚，蹑手蹑脚地走进去。男孩就睡在外屋的一张帆布床上。借着外面射进来的残月光线，他清楚地看见那男孩躺在那儿。他轻柔地握住男孩的一只脚，直到男孩醒来转过脸望着他。老人点了点头，男孩从床边椅子上拿起长裤，坐在床沿把它穿上。

老人走出屋外，男孩跟着出来。他睡眼惺忪，老人将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哪里话呢！”男孩说，“是男子汉就该这样说干就干。”

他们一道沿路往下走，来到老人住的窝棚。黑暗中，一些光着脚的身影晃来晃去，他们肩上扛着船桅。

老人与男孩一到窝棚边，男孩就拿起篮子里成卷的绳索、渔叉和渔钩，老人把卷着帆的桅杆扛在肩上。

① 加那利群岛：北大西洋东部的一个火山群岛，当时尚未独立，隶属西班牙。

“想喝杯咖啡吗？”男孩问。

“我们把家什放在船上后再喝点儿吧。”

他们在一家清早就开始营业、专供渔夫用早餐的地方，喝了点儿用罐子盛着的浓缩咖啡。

“老大爷，你睡得还好吧？”男孩问。这时，他已经清醒多了，虽然还很难把他的瞌睡虫赶走。

“睡得不赖，马诺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感到今天挺有把握的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男孩说，“现在我该去拿你我要用的沙丁鱼，还有给你的新鲜鱼饵。那人每次都是亲自扛渔具，从不让别人给他拿任何东西。”

“我们不一样，”老人说，“你五岁时我就让你帮忙拿东西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男孩回答说，“我去去就来。再喝杯咖啡吧。我们在这儿可以赊账。”

男孩走开了，赤着脚从珊瑚礁岩上往贮存鱼饵的冷藏处走去。

老人慢条斯理地品尝着第二杯咖啡。这将是今天一整天唯一的一顿饮食，他知道他应该把它喝光。很久以来，吃对他来说早已是件乏味的事，他从不带午饭，只需在船头放一瓶水，就足以度过一整天了。

这时，男孩带着沙丁鱼和包在报纸里的两份鱼饵回来了。他们俩一路上感觉着脚底下布满鹅卵石的沙地，顺着小路来到了小船停泊处，把船抬起来，将它滑进水中。

“祝你好运，老大爷。”

“祝你好运。”老人回答说。他把桨上的绳圈套在钉桨架的钉子上，然后身体朝前倾，将桨叶向后深深地插入水中，老人的小船在黑暗中便划出了海港。其他几处海滩的船只也正纷纷驶向海上。此时，月亮已经落山了，老人虽看不见那些船只，但他可以听见他们的船桨落水划动时发出的声响。

老人时而听见有一条船上的人在说话，但大部分的船除了划桨声外都悄无声息。船只一出海港便各奔东西，各自划向希望能捕到鱼的那片海域去。老人知道自己要驶向更远的地方去，把陆地的气息抛在身后，划向海洋清晨新鲜的气息中去。他划过一片海域，看见海水里果囊马尾藻磷光闪闪，